

誦限已盡。不得少留。冤痛之情。言不能盡。下有數百點。悲切之言。不能盡記。自後左右。每欲寬解。必提領巾。上愈傷感。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。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。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。次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。髣髴銜合金釵云。

高齋漫錄

曾慥

荆公字說

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。戲曰。以竹鞭馬為篤。以竹鞭犬。有何可笑。又曰。鳩字从九从鳥。亦有證據。詩曰。鳩鳩在桑。其子七兮。和爹和娘恰是九個。

章子厚

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。章子厚為商州令。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。皆以國士遇之。二人相得歡甚。同游南山諸寺。寺有山魘為祟。客不敢宿。子厚宿山魘不敢出。抵仙游潭下。臨絕壁萬仞。岸甚狹。橫木架橋。子厚推子瞻過潭。書壁。子瞻不敢過。子厚平步以過。用索繫樹。躡之上下。神色不動。以漆墨濡筆。大書石壁上曰。章惇蘇軾來游。子瞻拊其背曰。子厚必能殺人。子厚曰。

不善用其所能。而強為其不能。宜其敗也。

楊廷璋

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。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。廷璋明其無他。懷詔書見之。懿曰。死不敢辭。乞免妻子。廷璋屏左右語之曰。吾以百口保君。君單騎入朝可也。懿從之。遂得免禍。及宋有天下。廷璋猶在晉監軍。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。里近親也。欲殺之。以為己功。每見必衷甲懷刃。廷璋知之。待以誠心。略無疑畏。會春日當宴。罕儒夙興尚早。徘徊獨語曰。事久變生。今日不可失也。因假寐。恍惚如夢。有神人謂曰。廷璋忠實無異志。不可妄殺。驚覺汗下。悔泣。擲刀於地。徑造廷璋。再拜謝過。具言所夢。廷璋愕然曰。有是哉。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。汝有陰德。天固報汝。吾為汝解監軍之禍。可保無虞也。吾夜半起坐。命門客書幅紙記之。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。因探諸懷。以示罕儒。其所言神人容貌。衣冠劍履無差焉。二人相持而泣。結交終身。嗚呼異哉。世所謂陰報者。豈誣也哉。豈可忽也哉。

謝石

何也。子瞻曰。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。子厚大笑。

寓簡

沈作喆

隋將虞孝仁。性奢靡。從伐遼。以駱駝負函。盛水養魚。充庖。本朝宰相丁謂。從東封。用木匣養魚。載以大車。每擊鮮斫鱸。孝仁以誣告被誅。謂坐姦謀誦徙。亦以侈欲故耳。

范文正公

范文正公微時。嘗慷慨語其友曰。吾讀書學道。要為宰輔。得時行道。可以活天下之命。不然。時不我與。則當讀黃帝書。深究醫家奧旨。是亦可以活人也。公既仕進。顯貴。入為執政大臣。出為大帥。其謀謨經畫。所活多矣。於醫則固未暇也。君子之重人命。其立志如此。予觀東晉殷浩。妙解脈法。嘗有給使叩頭祈死。詰問久之。乃言小人有母。年垂百歲。抱疾不除。若蒙官一診視。便有生理。退就屠戮。無恨。浩為按脈處方。一劑便愈。於是悉焚經方。嗚呼。浩功名大謬。幸有絕藝。可以起死。而深諱其事。反以能活人為慚悔。自范公視之。浩可謂不仁者哉。浩

武臣謝石者。蜀人。善相字。言人禍福多中。宣和中。至汴京。徽皇聞之。戲書朝字。令中貴人密授其客。繆以己意持問之一。見輒再拜曰。上天奎壁之文。萬壽之象也。客曰。毋妄言。石曰。朝字者。十月十日。皇帝天寧節也。客歸語中貴人。具以聞。徽皇異之。石見蔡京。為言晚節當誅。京大怒。奏石訕侮。付開封府杖而逐之。紹興中。石押馬綱至行朝。又以其術動朝士。相一字至萬錢。其言巧發。奇中。予鄉丈人錢元素。自外任召對。見石。書請字示之。石曰。君其為監察御史乎。請字言責未全也。已而果然。如此類甚衆。予謂世間萬事。無非寓也。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。其有以知之矣。石何足以知此。亦偶然耳。

鄧子常家女子

宣和間。執政鄧子常家。有一女子。絕色。然其性乖異。多獨處。寡笑言。覽鏡塗妝。欲半輒止。未嘗竟也。年十五。六時。未敢議親。一日。見儀鸞司供張堂上。有盛幄幕。大竹籠。甚新潔。忽命取籠觀之。又令汲水數斛。滌之。出錦數段。令表裏底蓋。皆施重錦襯之。極穩帖。入坐籠中。出甚喜。因留籠臥內。時時坐臥其間。雖父母乳獲。皆莫曉